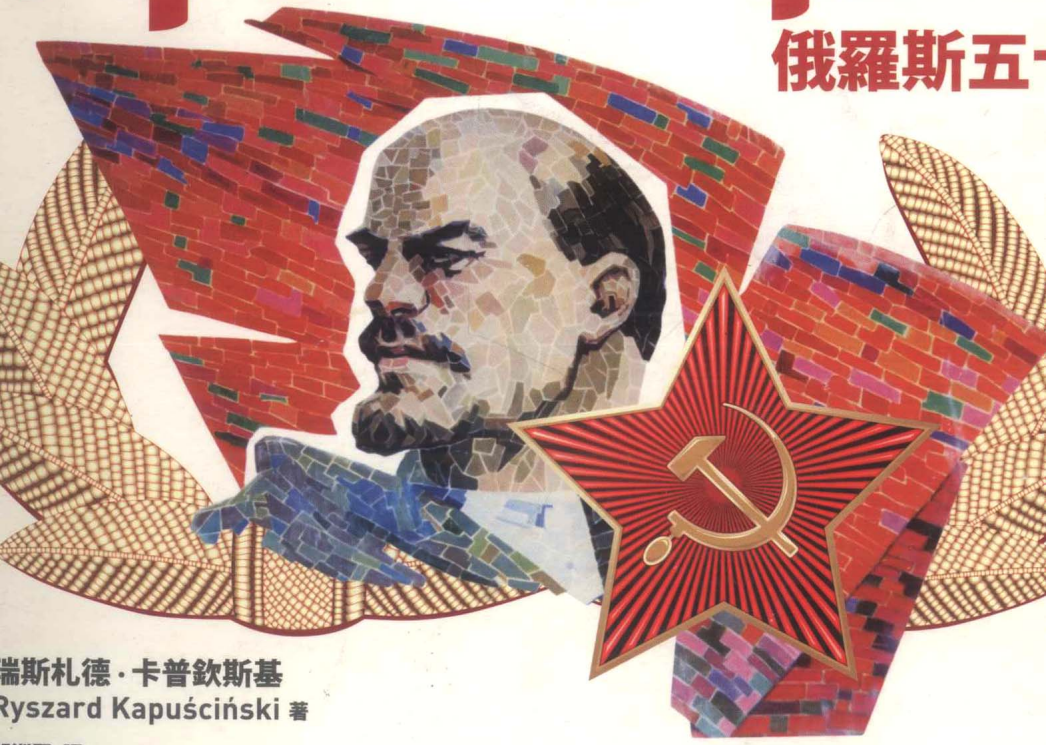


# 帝國

IMPERIUM

俄羅斯五



瑞斯札德·卡普欽斯基  
Ryszard Kapuściński 著  
胡洲賢 譯

波蘭國寶卡普欽斯基作品  
首次推出華文世界中文版

《中東現場》作者張翠容：啊，好一部氣勢磅礴的作品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！他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。  
《華爾街日報》：當我們的孩子想要學習二十世紀晚期的歷史……當他們想知道，為何革命總是一次又一次背叛  
了它前行基金者的理想……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帝國／瑞斯札德·卡普欽斯基 (Ryszard Kapuściński)  
作；胡洲賢譯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馬可孛羅文化出版；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，2008.10  
面；公分。-- (Eureka：2029)  
譯自：Imperium  
ISBN 978-986-7247-80-3 (平裝)  
1. 遊記 2. 俄國  
748.9 97016503

【Eureka】2029

## 帝國

作者 ◆ 瑞斯札德·卡普欽斯基 (Ryszard Kapuściński)

譯者 ◆ 胡洲賢

總編輯 ◆ 郭寶秀

責任編輯 ◆ 巫維珍

協力編輯 ◆ 黃美娟

發行人 ◆ 涂玉雲

出版 ◆ 馬可孛羅文化

100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

電話：02-2356-0933

發行 ◆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141 號 2 樓

客服服務專線：(886)2-25007718；25007719

24 小時傳真專線：(886)2-25001990；25001991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9:00～12:00；13:00～17:00

劃撥帳號：19863813 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香港發行所 ◆ 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35 號 3 樓

電話：(852)25086231 傳真：(852)25789337

E-mail: 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
馬新發行所 ◆ 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

Cité (M) Sdn. Bhd. (458372 U)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(603)90563833 傳真：(603)90562833

輸出印刷 ◆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 ◆ 2008 年 10 月

定價 ◆ 380 元

Copyright © 2007 Ryszard Kapuścińsk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gencja Literacka Puenta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MARCO POLO PRESS,

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波橋協會 (Polish Compatriot Movement) 贊助本書翻譯出版

ISBN: 978-986-7247-80-3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

# 帝

IMPERIUM

# 國

俄羅斯五十年

瑞斯札德·卡普欵斯基  
Ryszard Kapuściński 著  
胡洲賢 譯



## 關於俄羅斯

……換句話說，這些全都神奇美妙；而這一切組合而成一幅圖畫。

——《帝國統制》(Imperium)、安祖·貝雷(Andrei Bely, 一八八〇~一九三四年，俄國象徵派最主要的理論家和詩人。)

在千年歷史當中，俄羅斯已經見過諸多事物，這一千年下來，只有一樣東西俄羅斯沒見過，那就是自由。

——瓦西里·格羅斯曼(Vasily Grossman, 一九〇五~一九六四年，烏克蘭猶太人，以《紅星報》隨軍記者的身份，親眼目睹了殘酷的史達林格勒戰役、德軍佔領下百姓所遭受的痛苦，以及波蘭境內納粹集中營的實情，後來寫就二次世界大戰小說《生活與命運》，著稱於世。)

現狀是綑綁住我們的禁錮，我們在想像中創造未來，只有過去是純粹的真實。

——西蒙娜·薇依(Simone Weil, 一九〇九~一九四三年，法國人，身體力行基督精神，高貴、聖潔，對苦難甘之如飴，以她自己的心靈去擁抱上帝，拒絕受洗並拒絕參與聖事，置身於教會和基督教團體之外。)

在俄羅斯，藝術家所有的精力都會被引導去展現兩大主力：人與自然。一方面是身體上的軟弱、緊張、性早熟、對生命和真相的激烈渴望、夢想如大草原般遼闊的活動範圍、充滿焦慮的分析、缺乏知識但概念奔騰；另一方面則是無垠的平原和嚴苛的天氣；一個嚴峻、灰色的國度，有著沉重、嚴厲的歷史、韃靼時期、官僚主義、無知、貧窮、重要城市的潮濕氣候、斯拉夫民族的冷漠等等，俄羅斯人的生命活像被一千普特（前蘇聯重量單位，一普特約等於一六點三八公斤）的棍子痛打過似的，顛簸到他們根本無法釐清思緒。

——安東·契訶夫（Anton Chekhov，一八六〇—一九〇四年，俄國人，被譽為十九世紀末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，傳世的劇作不多，但他的作品卻都顯示了他自然寫實主義的風格。）

我們對俄羅斯事物的主要印象，是兵敗如山倒、無可挽回的大幅瓦解，一九一四年的君主政體，以及與其結合的行政管理，社會、金融和商業制度，在六年戰爭不斷的壓力下崩潰且全面的破碎，那是史上空前的崩潰瓦解。

——H. G. 威爾斯（H. G. Wells，一八六六—一九四六年，為當今科幻小說的英國小說家，更有評論家將《時間機器》出版的那一年定為科幻小說誕生元年，重要著作包括近年紛紛改編成電影的《時光機》、《隱形人》、《世界大戰》等，一九一一年關於原子彈的預言，甚至成為三十年後發明的靈感。）

蘇聯的冒險歷程是人類最大的實驗，最重要的問題。

——埃德加·莫翰（Edgar Morin，一九二一年—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榮譽研究員，因其學術成就獲全球多所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，是戰後法國社會學及哲學發展的代表人物，共發表著作三十餘部。）

俄羅斯吐出了被餵食的憎恨。

——杜斯妥也夫斯基 (Fyodor Dostoyevsky, 一八二一—一八八一年，生於莫斯科的中產階級家庭，曾因參與社會改革運動而入獄，後被流放西伯利亞。作品有《罪與罰》、《白痴》、《附魔者》等，以及一八八〇年完成、堪稱是他大部分創作生涯中長期苦心經營的一部力作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，使他躋身於全世界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。)

統治我們的制度是古老術語、金融騙子、錯誤的民主主義者和KGB的結合，我不能稱這為民主制度，那是一種史上空前互相抵觸的雜種，而我們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發展……(但是)如果這種聯盟能夠凌駕上風，將不只會剝削我們七十年，而是一百七十年。

——亞歷山大·索忍尼辛 (Aleksandr Solzhenitsyn, 一九一八年—二〇〇八，俄國小說家與歷史家，一九七〇年以記述蘇聯集中營故事的巨著《古拉格群島》獲諾貝爾文學獎，一九七四年被逐出蘇聯。)，一九九二年。

那裡已經澄清了某些事，但某些事依然隱晦未明。

——弗拉基米爾·弗因諾維奇 (Vladimir Voinovich, 一九三二年—，有一評價說他可能是過去五十年裡最重要的俄國諷刺家。)





# 帝國目次

推薦序 他給了我們一座寶山 張翠容

譯者序 見證痛苦，也見證希望 胡洲賢

## 前言

17

### I 初遇（一九三九～一九六七）

品斯克 一九三九

20

西伯利亞鐵路 一九五八

36

南方 一九六七

54

### II 鳥瞰（一九八九～一九九一）

第三羅馬

98

禮拜堂與宮殿

112

我們目睹，我們哭泣

127

瀝青山上的人

139

逃離自我

沃爾庫塔，凍死在火堆裡

明日，巴什基爾人的起義

俄羅斯神祕劇

跳水坑

濃霧深鎖科累馬

克里姆林宮：魔法山

困境

中亞，海的滅絕

德羅戈貝奇小鎮的波夢娜

歸鄉

### III 餘波盪漾（一九九二—一九九三）

餘波盪漾

326

311

282

273

251

237

210

199

188

180

159

149

推薦序

## 他給了我們一座寶山

張翠容（《中東現場》作者）

閱讀過這一本《帝國》，在掩卷的一刻，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，所完成的孤獨行旅，從西伯利亞，到外高加索，再深入中亞，一步一步的走過來，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，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，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，啊，好一部氣勢磅礴的作品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！

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，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，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，不一樣的寫作風格，不一樣的洞察能力，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，影響之深直至現在。

他在《帝國》的自序說：「盡力走到時間、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。」而事實上，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，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，多番死裡逃生，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，極富詩意，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，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，同時又是文學之旅。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。

如此豐富的筆觸令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，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，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，等待至今（二〇〇八年十月）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《帝國》。可惜的是，他已於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。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，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。

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。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，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

又中肯全面的報導；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，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。

例如，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，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，他認為，有時，選擇細心的去看、去聽、去感受，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。因此，他不愛寫筆記，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，亦不會振筆疾書，記下答案，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，不，他從不會這樣做，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，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。

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，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，他們是「透過沉默表達意見，而不是用言語……何處該出席，何處該缺席，當被迫參加集會時，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，而結束時，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。」

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，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。在此，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，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。卡氏的最大特色，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，然後，一次徹底的凝視。這不期然使我想到了柏拉圖的話：「如果你曾凝視，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。」(If you gaze,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.)

毫無疑問，卡氏做到了，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，他則可以告訴我們，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，其瓦解早有預兆，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。

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，其實早已出現裂痕，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，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，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，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，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。

可是，當蘇聯跨過九〇年代，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，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，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。

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，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，令到《帝國》的寫作趣味盎然，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。

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，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，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，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。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：「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！」然後治療恐懼的特效藥大量湧現，此時，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。

這就是卡普欽斯基，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，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，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，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，正如他所說：「國家猶如一個舞台，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。」

無論他寫蘇維埃，或是非洲，又或是中東，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；權力的結構與大環境互有關聯。當然，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，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，不要忘記，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！

卡氏曾表示，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，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，那麼，閱讀的藝術是什麼？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，在這方面，卡氏說，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。

沒錯，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，必須準備好，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，才能走進卡氏的「寶山」裡，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，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。



譯者序

## 見證痛苦，也見證希望

胡洲賢

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，我與家人聚餐，不是刻意，卻湊巧碰上台灣政黨的再次輪替，餐桌上杯觥交錯，窗外煙火燦爛，然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想起三月初才交出去的一份譯稿，一份譯了近半年，直到交出去的那一刻，依然不斷牽動著心緒的稿子。

每當別人問起我從事的行業，總很難在一時半刻中說個清楚，明明是單純的文字工作，以翻譯為主，卻經常心虛的口吃，只因為比誰都清楚，這實在是是一份「不可能」的工作。

這樣的感覺，在初次接觸到卡普欽斯基《帝國》的英譯本時，格外深刻。如果說，平常的英譯，已經是一份不可能的工作，那麼翻譯從波蘭文翻譯過來的英譯本，是不是雙重的「不可能」？更何況，卡普欽斯基雖是舉世公認堪為波蘭國寶的記者、作家與詩人，在其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中，見證過二十七次革命事件，四度被判死刑，曾經連續多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，成為大有希望獲獎的候選人，惜終未如願，但國內卻從未得見他的作品，身為一個總是站在幕後的譯者，到底要如何下筆，才能承擔起卡普欽斯基作品首本中文譯作這樣的千斤萬重？

我在網上搜尋，看到了與卡普欽斯基一樣從「記者走上文學之路」的好友張翠容，在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發表於她的部落格「真實筆記」中，悼念剛於一月二十三日過世的他的一篇文章，書都還沒譯呢，我已經拿起電話打到香港去，告訴翠容我是多麼的榮幸，卻又是多麼的惶恐……同時也在心中

暗暗決定：等譯稿完成後，一定要拜託翠容寫篇序。

之後，我出了場小小的車禍，雖曰小，卻無可避免的影響了日常的生活與排定的工作，但也因為行動不便的關係，讓我能夠定下心來將《帝國》看了一遍又一遍。而每一次看，都讓我恨不得腳傷快好，可以早一天回到電腦前開機工作，這樣的心情，對於翻譯已久的我而言，已經多時不見了。我相信，那是卡普欽斯基字裡行間感染力所致。

等到開始翻譯後，整個過程中，沒有一天，我不是帶著激動的心情敲擊著我的鍵盤，只恨十指的速度永遠趕不上腦筋的轉動，而每一天工作的結束，幾乎都是因為我覺得當天的「震懾量」已經過度，熱燙的眼眶讓我無法再面對螢幕上的文字。這哪裡只是單純的文字？每一個字、每一行、每一段、每一頁，你都可以看到佔地超過兩千兩百萬平方公里，陸地邊界線綿延四萬兩千公尺長，遠比赤道還長的蘇聯境內的苦難和痛楚，那些亞美尼亞人、亞塞拜然人、哈薩克人、阿爾及利亞人、布里亞特人等等的鮮血與眼淚。

每每我關了電腦，走出房間，還是甩脫不開卡普欽斯基筆下的「帝國」，那個在他七歲便初逢，卻跟大部分的世人一樣，完全無法相信有生之年會看到她崩潰瓦解的龐大政治體。而糾纏著我，甚至追到深夜夢裡的也不僅是卡普欽斯基和英譯者克拉拉·可羅茲瓦斯卡（Klara Glowczewska）雖然淺顯，卻訴說著最深刻真相的文字，還有因為資料的不足，那一長串的人名、地名、種族名和宗教派別，更遑論背後的故事和歷史了。

這，到底是蘇聯長期對外封鎖消息，或是我們島內近年來的鎖國所致？

而我的才疏學淺，自然是無法推諉的最大原因。（特別感謝高鈺茹、繆靜玫、張孝仁及王懿琴四位好朋友在資料查詢上的大力幫忙，譯本中參考資料的周全，全靠他們不吝協助。）



就在這樣複雜的心緒之中，我跟著卡普欽斯基的文字，將帝國下的大地走過一遍，面對他所見所思，他從來不加一字批判，永遠冷靜與客觀，反而是我這個「二度」譯者因為他說及幼時經歷同胞的被驅逐出境後，人人自危的恐懼：

「晚上母親就不再讓我們脫下衣服，鞋子可以脫下來，可是要一直擺在我們身旁，外套放在椅子上，以便眨眼間就可以穿上，原則上我們是不准睡著的……理所當然的，在掙扎和推擠之間，我們都陷入了夢鄉，但母親是真的沒睡，她會一直坐在桌邊，耳邊盡是街上的沉默，要是在這沉默中響起了某人的腳步聲，母親就會一臉蒼白，這個時候出現的人是敵人……」

因而情緒翻騰，光是想像著若是周遭的孩童得夜夜懷著隨時有人來撞門的驚悸入睡，就已經坐立難安，或者看到他為種族衝突所做的以下描述：

「對亞美尼亞人來說，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——加拉巴赫是有問題的人，其他的都是敵人。對亞塞拜然人來說，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有問題的人，其他的都是敵人。」

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，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：『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，』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：『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。』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，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！在錯誤的地方，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，甚至只是說：『那兒有問題』（或是『那兒沒有問題』）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、吊死、石頭丟死、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。」